

文化自觉视角下《废都》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意象研究

文 / 宰瑄楚

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盛于 60-70 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达到巅峰。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作家在吸收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创新，创作出大量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陕西作家贾平凹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地域特色与这种写作方式相结合，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本文以传统文化为视角分析了《废都》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意象表达，探讨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表达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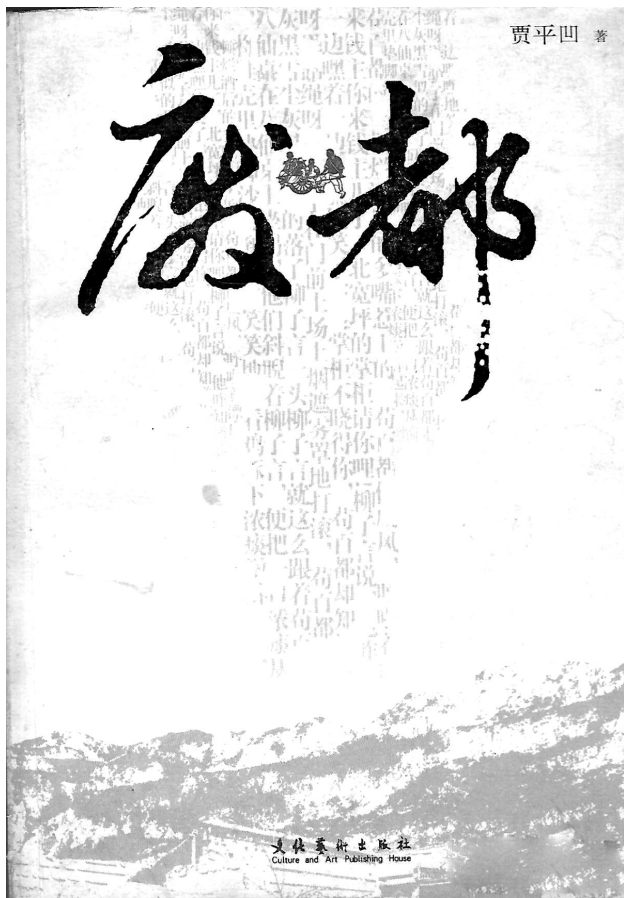
一、贾平凹与《废都》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进入中国后，对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

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此引发了寻根文学思潮，贾平凹是较早一批进行魔幻现实主义实践创作的作家之一。自 1973 年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现已出版中篇小说五十余部，更凭借《废都》这部作品于 1997 年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受到了中外文坛的广泛关注。贾平凹 1952 年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因地处秦楚交界带，巫术魔法盛行，贾平凹从小对民间鬼神耳濡目染，外加对卜卦、相面等秘术兴趣极大，他的文学创作与这里的乡土生活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棣花镇之于贾平凹就好比阿拉卡塔卡之于马尔克斯。

贾平凹自 1982 年起从事专业创作，彼时改革开放的巨大浪潮正在席卷全国，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在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中多能看到消费主义思潮对人民思想产生的影响，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贫瘠与断层，个体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等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探讨了社会经济发展下人文精神建构的重要命题。他在创作实践中并未生搬硬套模仿马尔克斯的魔幻笔触，而是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亲身经历的神秘现象写进小说，在充分吸收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经验与处理现实问题的手法后，将我国传统的道家文化意蕴、民间志怪传说、鬼神信仰等元素囊括在内，作品亦真亦幻，虚实无界，具有神秘主义倾向，文本中又夹杂了地方方言、民俗，呈现出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这样的摸索和实验可以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中国本土化创新的一条有效途径。

《废都》的诞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进步的同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在膨胀的物欲冲击下轰然倒塌，出现了信仰文化缺失现象和心灵空虚迷茫的严重精神生态危机。贾平凹以生活了二十年的古城西安为基底，虚构了 20 世纪八十年代西京城内一群以作家庄之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洪流裹挟下文化理想崩塌、随波逐流的生存现状，通过对人性的解剖展现了当代社会环境中



知识青年颓废迷惘的精神状态与重建精神家园的渴望，批判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世界中的异变与消亡。

二、传统文化中的魔幻意象

在魔幻现实主义中国本土化进程中，魔幻意象的构建是重要环节之一，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在中国魔幻现实主义语境中，意象创造的动机与灵感源于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审美取向，对残酷现实的无情批判，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追求，还有对人性本质的深度思考，并多以作者目睹或道听途说的奇事奇物为主观情感的载体。论及中国的魔幻元素，不论是从时间跨度、宗教信仰还是文化内涵来看，其丰富程度绝不逊色于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神奇构思，上至远古神话传说下至阴阳鬼神怪谈，从佛教思想的六道轮回道家文化的生死观念均包含在内，更不用说周易算卦、测字相面、民间巫术等。《废都》中的魔幻意象大多取材于此，另外还借鉴了古典文学中的表象征手法，大体能够分为动植物意象、自然意象和主题意象这三类。

1、植物意象

在中外文学中，花朵常与女性形象联系在一起，我国经典诗词小说里更是多见以花喻人这样的艺术象征手法，贾平凹在小说开篇以一桩异事吊足读者胃口，其间便使用了植物意象。书中写道两位友人在杨贵妃墓前带回一包土，置于陶盆中竟能无籽凭空生出四朵颜色各异的花来，品种不详，外形类似牡丹与玫瑰。其中一人虽尽心呵护，但还是应了孕璜寺大师的卜卦，醉酒后误用开水浇死了这四朵奇花。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形硕大，富丽堂皇，带有尖刺的玫瑰娇艳美丽，热情似火，不可亵玩，这两种花被广泛用于描写女子明媚艳丽，容貌娇美，在书中喻指与惜花人——主人公庄之蝶有过情感纠葛的四位女性。以花朵隐喻女子的文学象征并不少见，但作者未选择梅花、兰花等品性高洁的花朵，只是以热情浓烈的牡丹和玫瑰凸显女性的外貌形象，暗暗讽刺了沉浸在颓废之都声色犬马生活中男性肤浅的审美观念。庄之蝶与这四位女性产生的情感联系为她们带来了对新生活的期盼与信心，将她们创造成了一个新人，但在道德束缚下他又亲手摧毁了这种希望。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没有获得预想中的幸福对这些女性来说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推动着她们走向毁灭的人生悲剧。

2、自然意象

西京城内的怪事不止这一桩，一日天上出现了四日同辉的自然异象，排列呈丁字形，颜色由红转白，白到刺眼，最后又趋于暗淡，只剩下一个太阳挂在天上。自古日主阳，月

主阴，这四个太阳同样也有所指代，作者先虚引出四大恶少，再实写与之对应的四大文化名人，分别是画家汪希眠，书法家龚靖元，歌舞团团长阮知非和作家庄之蝶，太阳丁字形的排列方式也暗指四人中以庄之蝶声望最高。这四位人物声名鹊起，影响力颇大，就像太阳照耀般辐射着城市的各个角落，但好景不长，终因沉沦在争名逐利、纵情享乐中走向没落，归于沉寂，一切又恢复如常。又一日，西边天上出现了七条彩虹的幻景，应是有所预示，果然次日法门寺惊现释迦牟尼的舍利子，佛门本是清净圣地，但就连僧人都打着拯救人类的旗号开班赚钱，颇具讽刺意味。周敏在初识西京文艺圈时对孟云房表示“现在这个社会，你能在家想象个什么，就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什么”，《废都》中的各色人物故事正是社会的现实写照，他们处于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大环境下，随之而来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腐蚀着人们的精神支柱，引发严重的道德滑坡，失控的物欲改变了人的行为道德准则，导致了人性的扭曲，最终迷失在精神荒漠中。由此见得，所谓魔幻现实中的“魔幻”不仅是局限于鬼神信仰和民间巫术等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只为抓住读者眼球的写作技法，更是在影射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丑恶事实，可以说任何魔幻都是来源于现实，而又超越人们想象的。

3、动物意象

小说中动物意象的使用是作者跳脱出人的躯壳，从动物的视角出发对社会人生的一番哲理思索。在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牛是一个重要的形象符号，其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坚韧不拔的特质恰恰是书中都市浮躁喧嚣、人物精神堕落的反面衬托，作者以“哲学牛”为代言人，阐释了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牛一出场，似有灵性只往庄之蝶住处去，由着他趴在肚子下面吮吸牛奶，这里铺垫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庄之蝶看到奶牛不急不躁且悠然自得的样子，说这牛倒像个哲学家。这头牛是从终南山来到城市的，遥想当年老子以青牛为坐骑出函谷关，终南山成了中国道家文化与神仙信仰的发祥地与起源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贾平凹吸收了老庄思想的智慧精髓，以终南山和哲学家为引子，又为小说主人公取名为“庄之蝶”，更是容易让人联想到庄周梦蝶的典故，用这样较为直白的语言将牛、庄之蝶与老子、庄子一一对应起来，通过牛的内心独白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观念融入小说，表现了对老庄思辨哲学内涵的传承。书中的“哲学牛”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深入城市，观察城市中人类的生活，可在牛的眼里，人舍弃了真实的大自然，去造这么一个假山假水之城，已然失去了对自

然的敬畏之心，背弃了道家真谛。其魔幻之处在于牛认为自己与人本是同宗同源，只是人的贪婪、忘恩负义让人满口谎言，奴役牛群，但这样的文明社会终会被机关算尽的人亲手摧毁，牛将接替人去承担管理社会的责任，如此看来人的品性修养竟不如牲畜，相比于人的自私自利，牛勤恳奉献的精神品质才是社会发展的未来希望。其现实之处在于，这种良好的品格在人身上还未完全泯灭，城市中多是穿皮衣皮鞋的牛的间谍，作者打破了人与牛的物种界限，以魔幻的表述映衬现实，只是这种现实不一定全是阴暗丑陋的，也可以是美好且充满希望的。

贾平凹通过牛对城市的看法和思考影射了社会上的种种现象，批判了人劣根性。人在建设城市的同时也在破坏着周遭的环境，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地面下沉，牛预感到这个城市即将彻底消亡，但人却浑然不知。城市的塌陷只是表象，牛作为旁观者怀着悲悯之心看着利欲熏心的人在这座城市里沉沦到无可救药，最终和城市一起堕落腐朽。牛无力改变人的行为，反倒被城市的环境所影响，以至逐渐失去牛的本性，产生孤寂、浮躁的情绪。可以说，牛的日渐消颓既是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彻底厌倦，也是对人的失望至极。牛的生命结束了，庄之蝶收走了牛皮，在拿取时，牛皮竟然掉落把庄之蝶裹了起来。庄之蝶被牛皮所包裹，更深层次的意味在于人是褪了皮的牛，而牛是披着皮的人，是人物内心的投射，也是作者以老庄思想为指导，对现实问题做出的哲学思考。作者用牛的思想构筑了庄之蝶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理想、蕴含哲理的精神世界，又用牛的命运暗伏了庄之蝶精神世界的崩塌。牛皮被做成了一面鼓安置在北城门的楼上，到底是以声音的形式永远留在了这座城里。庄之蝶即将离开西京时，听到鼓在风中呜呜自鸣，似乎是对人的灵魂拷问，小说主题也因此升华到了哲学的高度。

4、主题意象

作者将城市幻化为一个名叫“废都”的意象符号，一座被人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然后又亲手毁灭的城市，可以是西京城，也可以是任何一座城市，可以是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星球，这取决于所处的认知格局，其精妙之处在于单一个“废”字浓缩了城市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沧桑历史与历经繁华后湮废的必然宿命。“废”有废弃、倾颓之意，废都作为小说的主题意象有多个层面的解读。其一，从字面上看，庄之蝶、周敏、唐宛儿一众人等由于各种原因或被动、或主动地离开西京城，是在抛弃这座城市，让西京成了弃置之都。其二，从意识形态来看，“废”指的是人的精神之废，城市丰厚的

物质基础没有引领精神文化的建设，反倒显现了人们精神上的贫瘠与荒芜，作者以微观城市为窗口概括了当时整个社会精神状态的靡颓之景。中国文化精神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是几千年来民族伦理纲常凝聚的道德精神。以庄之蝶为首的四大文化名人本应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肩负起推动精神文明发展的重任，但被压在道德大厦坍塌后的残骸之下，他们失去了理想信念和精神寄托，意识停滞不前。面对社会环境与现实的诸多不满，文人的苦闷无处宣泄，只有肆意满足肉体欲望，一味放纵自己妄图抚平内心的虚无与不安，呈现出颓废、消极的精神状态。如此一来，“废都”从城市躯壳到人文精神彻底成了一片废墟之境。

三、结语

事实上，在20世纪九十年代后魔幻现实主义的热潮开始逐渐退去，中国作家从“马尔克斯热”中恢复冷静，意识到单凭模仿外国文学流派只会让文学创作之路越走越窄，不能够满足中国文学的发展需求。必须以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为根基，挖掘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信仰追求，聚焦民俗民风、地域风情，将我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本土化表达，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民族文学创新发展道路，才能将作品置身世界文学语境，与国际接轨对话。

本文系2022年度陕西省外语专项课题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称：文化自觉视角下魔幻现实主义中国本土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22HZ0561

【参考文献】

- [1] 高胜利，张泽晋. 贾平凹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考论——以《废都》为主要考察对象[J].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22(05):58-63.
- [2] 李震. 贾平凹与中国叙事传统[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9(07):82-96.
- [3] 唐先田. 《废都》和“废都意识”的颓废影响[J]. 江淮论坛, 2002(02):86-92.
- [4] 许子东. 重读贾平凹的《废都》——“一本写无聊的大书”[J]. 文艺争鸣, 2021(06):150-156.
- [5] 曾利君. 新时期文学魔幻写作的两大本土化策略[J]. 文学评论, 2010(02):77-82.

【作者简介】

宰瑾楚(1992—)，女，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讲师，单位：西安翻译学院，主要研究方向：西班牙语语言文学。